

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七

吳潘維城學

子路第十三

釋文凡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

箋

勞之陳鱣曰鄭讀若

郊勞之勞者即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

請益曰無倦

釋文曰毋倦上音無下其卷反

本今作無箋

講益鄭曲禮講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下引此章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爲政當先

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集解

赦小過舉賢才箋

赦小過說文云赦置

也周禮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注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旻若今

時律令年未滿入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之類是也舉賢才漢書平帝紀詔才作材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曰賢才問曰得人明政無大小曰得人爲本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釋文焉知於虔反其舍如字置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

所先行也

集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衛君輒父不

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論語後錄曰此在哀公六年出公立四年矣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也集鄭曰

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

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

之誤

皇經義雜記曰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

疏箋不正則言不順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

名物必各因其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爲名名實

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

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五說魯君假馬于季孫

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

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馬說所本周

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日字使四方

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

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

氏說文解字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

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謨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

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

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

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二句是亦以正名爲正書字

此鄭說所本稽研堂答問曰禮記祭法云黃帝正名

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於其時名卽文也物卽事也
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
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
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并經文集曰孔子書字
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
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子路以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子
斥以爲野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史闕
文之意說文解字敘亦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正
字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者句也文字不正則書
句皆不順顛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其
弊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
可行於書無所苟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剛詩書定禮
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
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
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與之子路高弟豈
以名分爲不當正孔子世家以此章列衛輒父不得
立之下當是孔氏古文之誤鄭君不取也維城案左
成二年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則卽以爲

正名分亦奚不可者且史公在馬鄭之先義當並存
但以于路爲正名分爲迂則未免視子路太淺其實
卽訓正字正名分意何嘗不包第子路泥
於正字故以爲迂仍當從馬鄭爲允也 子路曰有

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

言疏遠於事也集解鄭曰于狂也釋文之迂音于包云

箋迂說文云避也次於迴遠之下迴遠皆訓遠迂與

王世子于其身鄭注于讀爲迂蓋迂于古通丁授經

曰狂當爲往字之誤與佛脍章子之往也義同宋翔

鳳鄭注輯本云于訓往見毛詩傳及鄭箋迂無往訓

故改字爲于音義舊作狂近校本作枉皆誤論語後
錄云子之往也者猶言衛君待于子亦子曰野哉由
往焉而已矣奚其正史記作何其正 子曰野哉由
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當闕而勿據今出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也集解蓋闕如也過庭錄曰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

儒林傳疑者正蓋不言蘇林曰正蓋不言不知之意

如清曰齊俗以不知為正按正古音同區正蓋即區

蓋穠滋者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即荀子之區蓋

為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蹶踏如也同辭

讀闕如連文者非與包義異段氏說文解字敘注曰

蓋闕聲韻字凡論語言如或疊韻雙聲字蹶踏如鞠窮如

字申申如天天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蹶踏如鞠窮如

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下亦引漢書荀子為說云正

區闕三

則禮樂不與禮樂不與則刑罰不中注包曰禮以安

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集解○釋文不中丁

仲反下同濫 **箋** 漢書刑法志禮以治人樂以易俗二

罰力暫反 **箋** 者不與則刑罰濫矣讀書陸錄曰刑

罰不中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

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

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論語後錄亦云夫子此言本呂刑周官後漢梁統疏

引中作衷中與衷古字同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據此則讀丁仲反者非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注王曰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也 **集解** 釋文所錯 **箋** 錯一作措說文解字後漢張

七故反本又作措 **箋** 奮傳引措竝作厝論語後錄

曰皆古文也攷工記則必如將匪措其匪色注故書

措作厝漢書朝錯晉灼音錯爲厝置之厝厝置字卽

措手足之措矣名之必可名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言也史記作爲之必可名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箋

穀梁傳十六年傳論五石六鵝事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論語後錄曰責于路之詞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

圃注

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集解○釋文學稼音稼爲圃布

古反又音布

箋

稼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周禮司稼注種穀曰稼圃詩傳云菜圃說文種菜曰圃說

文無蔬字經典

抵用蔬或作蔬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

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

集解○釋文上好呼報反下同夫如是音符繯居又反又

作襪同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陸本史記弟子傳同
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
負兒衣从衣強聲縷物類也从糸強聲類絲節也段
注古縷字从糸不從衣絲節粗長謂之縷引申爲
縷綠呂覽明理篇道多縷縷高注縷小兒被也縷縷
格上繩也又直諫篇縷注縷縷格縷縷縷縷縷縷
絡織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縷謂之縷吳氏遺著亦據說文
縷未及其繩凡繩者謂之縷連文說文縷小兒衣也重文
縷縷義異謂古多縷縷連文說文縷小兒衣也重文
作縷則縷縷亦一字况博物志云是縷本以粗縷
交結如網故訓粗類物粗也類多結如絲節也縷當
爲縷之或字說文分屬兩部未是論語後錄則謂縷
非也應作襪李奇曰縷絡也以縷布爲之絡負小兒
毛亨謂之楊韓嬰謂之襪四書考異云史記三王世
家皇子或在縷縷作縷魯世家成王在強葆之中又
借作強他如漢封禪書業隆于縷縷曹全碑百姓
負大槩从糸爲縷者多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
爲之今蠻夷猶以布把裏兒負之背也札樸曰雲南

蠻婦以布裹兒背。上或居或行，兒不離背，無妨操作。勝於懷抱，未見用竹者。四書廣言曰：古凡習稼者，皆稱小人。尚書無逸篇三言小人，孟子曰：竝耕者，小人之事。北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已為小人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古學字，即教字。為教而學，故教亦名學。周禮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注：圃，即栽師所云場圃可樹菜蔬果藟亦治民之事。論語發微曰：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為稼五畝之宅，所以為圃。樊遲欲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農家者，流即出於此。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斥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修井田，以維封建。思見先王之籍，亦深圖治之心。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隔閡之故，聖人已知。貫乎古今，通乎遐邇，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

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
下無學則上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
其師好禮好義好信
皆學之所從出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爲

釋文使於所吏反

箋

誦說文云諷也。不能專對釋地又續云專擅也。公羊

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書菽文志引作顯對雖多亦奚以爲經傳釋詞云言雖多亦何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箋

令說文云發號

也从人月徐鍇曰號令者集而爲之月制也。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

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封也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

亦如兄弟也

集解史記以此爲出公哀公發羣經義

爲太守歌之曰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師古引論語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
似隸釋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乃宣魯衛之政敷二
南之澤漢經師所授宜可據論語偶記亦曰夫子嘗
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
又論子賤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
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
之政俗未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人歌立與野
王曰政如魯衛德化鈞云云正用魯論漢世之解如
此論語述何則云魯之君臣不正衛之父子不正政
本皆失故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

王曰荆與蘧瑗史鮒竝爲君

子也

集解○釋文遵其居反

筮

衛公子則錢姑金文

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也

左哀二十五年傳公子

荆之母嬖公立為夫人而以則為大子國人始惡之

其人蓋無足取論語記孔子稱公子

始有曰苟合矣

荆語特加衛字嫌與魯同故別之

始有曰苟合矣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釋文苟合說文云完音桓

全也古文以為寬字

子適衛冉有僕筮

論語後錄曰此適衛在哀公元年四書考異曰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

孔子參乘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

去曹適宋遂至陳居陳三歲去陳過蒲遂適衛靈公

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云云

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孔子喟然歎

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此孔子

三至衛時孔子年譜哀公元年孔子五十九歲在陳

去適衛與論語後錄合當是考異據史記去衛過曹
在魯定公卒之歲又三歲而適衛則在哀之三年靈
公已卒於二年夏安得有郊迎之事史記誤也冉有
僕風俗通義十反卷論衡問孔篇引竝作冉子春秋
繁露仁義法篇孔子謂冉子治民
者先富之而後加教亦稱冉子
子曰庶矣哉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

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
教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其矣鹽鐵論
授時章引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以德齊之
以禮又說苑建本篇子貢問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
教之也則夫子又嘗以答子貢
問政非獨與冉有商始衛庶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釋文期音基

史記儒林傳仲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晷月而已矣漢書公孫宏傳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月而變三年而化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期或作朞史記世家引朞月而已無可也字云孔子去衛時語與儒林傳不同者一總其生平一記其時地也論語後錄曰言十有二月也期者復其時也言自建子至建亥盡依字宜作棋此期會字借當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

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集解

○釋文勝殘善人爲邦百年史記孝文帝紀贊漢書刑法志諱邦爲國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史記引無矣字刑法志引無亦字矣字殘說文云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賊字對文則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鄭曰周自大王王季文

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詩皇矣正義周道至美武王伐紂

至成王乃致大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禮記緇衣正義

○釋文王者于箋漢書刑法志引此云善人為國百

况反又如字箋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

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

焉至於善人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

國者之程式也班氏蓋約此兩章之文為說也史記
孝文帝紀贊論衡宣漢篇引而後竝作然後疑漢時
本有作然後者又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
年之畜三載者又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再
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
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成

此道也世說文云三十年爲一世从甫而曳長之舟
三十并也學經室集曰此章論化民成俗使天下不
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
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

冉子退朝注鄭曰朝於季氏之私朝詩緇衣正義周生曰謂

罷朝於魯君也集解釋文朝直遙反周陳鱣曰

仕季氏故造於其私朝退而忽晏子遂詰之曰其事
也其卽指季氏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周生烈以
爲罷朝於魯君誤矣論語偶記曰左哀十一年傳季
孫使冉子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
之公朝僅得俟于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
大夫之私朝則左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
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續溪
胡培翬大夫二朝考曰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
子曰白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
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庠季氏之政
焉韋昭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陳氏禮書以
韋注爲非蓋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
朝今以考工記證之而知韋說不可易也記曰外有
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
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
右爲之據此則韋氏所謂君之外朝非謂路門外每
日視朝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諸臣治事之處其地
在公朝而實爲私朝考工記九卿朝焉玉藻曰朝辨
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占者君臣每日朝於治
朝旣畢君退聽政于路寢諸臣聽事於治朝兩旁之
室侯諸臣聽事畢退歸然後適小寢故敬姜云外
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若以韋氏所云外朝爲卽指

君之正朝則每日視朝一揖而退安所謂業君之官
職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云
將適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是大夫家內止
有一朝然則大夫所謂二朝其一在家內玉藻所云
及左傳伯有嗜酒朝至未已叔孫昭子朝其家眾論
語冉子退朝占是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
者是過庭錄曰詩緇衣正義引舜典闕四門注云卿
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因卿士私
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矣冉子
所退之朝指此而以韋注外朝爲君之朝爲解是則
由前之說冉子爲退自家內之朝由後之說冉子爲
退自國門之朝其以爲季氏朝則同也論語後錄亦
引左傳國遷朝朝至未已冉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語台家事於內朝以證鄭義

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

集解○釋文○晏小何晏於諫反○爾雅

廣言云晚也○曾語范文子莫退于朝子曰其事也注
武子曰何暮也與夫子問冉子意同子曰其事也注

馬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

集解禮記檀弓正義引論

臣之教令爲事過庭錄曰魏書高闕傳高祖問論語何者爲政何者爲事闕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

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

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聞之注

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

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集解○釋文箋論語述何
先召冉子因冉子而以幣反夫子於衛夫子反魯冉
子之力也將子朝事畢卽至夫子所一日遲至故異
而問之大曰政小曰事政有所改更事曰常行事也
夫子恐魯君臣變占易常故命冉子來告冀可以匡
救也其後伐顯與用田賦皆冉子所告也或行或否
則未如之何矣吾其與聞之鹽鐵論刺議章引作吾
其與聞諸侯
疑衍侯字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

近也有近一言可與國也集幾幾易履卦月幾望虞翻注近也子夏傳作

近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鄭曰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詩匪

風正義○釋文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

而莫予違也釋文而喪息浪箋韓非子外儲說音平反無樂音洛公與羣臣飲飲酣乃

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論語後錄謂當夫子時時君有此言故取以對定公歟申鑿雜

事篇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晉書潘尼傳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釋文葉公舒涉反本今作葉者說音悅

葉四書釋地引括地志云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

以為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

地也故以沈諸梁鎮無焉論語後錄曰夫子自蔡遷

葉在哀公六年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縣楚葉公邑

皇覽曰縣西北有葉公冢近者說遠者來韓非子難

篇葉公曰高問政于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史記世家引作孔子曰政在來

遠附近書大傳載子貢問夫子答葉公何與答魯哀

公齊景公不同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

故口在于附近而來遠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
謂孔子答定公以疎遠論語後錄以爲所見異本徠
與來同而據史記崔實政論孔子答葉公以來遠謂
近者說之遠者來之非謂近者說服遠者來歸是也
論語述何曰春秋大一統
必自近者始此其義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

○釋文莒居呂莒父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
反父音甫注同箋莒父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

二邑也不言所在四書釋地亦第就荀寅士吉射據
朝歌朝歌在魯正西謂莒父屬魯西鄙約略言之亦

未明指所在惟山東通志謂莒國卽今沂州府莒父
境一云卽魯之莒父邑今州治西南有子夏祠論語

後錄取之春秋大事表曰莒係以父魯子曰無欲速

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其或然歟

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路

本今
作無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鄭曰直人名弓

釋文公語

魚據反直躬鄭本作弓云云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注周生曰有因

而盜曰攘

集解○釋文○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攘羊如羊反○躬其父竊羊而謂之吏令

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

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上執而

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

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誅孔子曰異

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

若無信又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患也
淮南子汜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
躬楚葉縣人也陳鮑曰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
故稱直躬雖同作躬而皆以為人名故鄭據之讀書
錄謂高誘盧植門人植與鄭同師馬融故誘亦謂

直人名躬論語後錄謂太邱長陳仲弓碑弓正作躬是弓與躬通故鄭本作弓也論語竣質陳昌氏春秋謂楚人皆以躬爲直故躬以直名葉公大不然之故語孔子而折衷焉左哀十六年傅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勸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勸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勸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於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攘鄭費誓注因其失亡曰攘高誘淮南子注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皆與周生義孔子曰近周禮司刑疏引作鄭注證說文云告也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釋文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論語後錄曰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漢書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

存之誠實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耐遠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宣帝

之詔與夫子此言合可謂忠厚之至矣韓詩外傳四
子爲親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受雖遠仁害義
法在其中矣語意與此相似皇疏幾諫章韓
詩外傳八新序節士篇引此二語竝倒置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

不行也集解箋居處恭執事敬洪範五行傳劉歆說內
曰恭外曰敬論語後錄曰若夫子之告

葉公不以楚而外之所
謂與人忠也故類記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

鄉黨稱弟焉釋文使於所吏反稱弟亦作悌同大計
反○宗族爾雅釋親以自高祖至雲孫

旁及親同姓爲宗族白虎通義宗族篇云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過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鄉黨見雍也篇學而篇云入則孝出則弟孝在門內故稱在宗族弟兼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行必果所欲行必

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

矣集解○釋文行必下孟硜硜孟子公孫丑篇悻

反注同硜硜苦耕反悻悻然見於其面章句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孫氏音義悻字或作慳然論語音鏗維城案說文無悻字硜說文云恨也當非此義

此當與憲問篇鄙哉硜硜乎同義硜硜爲
磬聲蓋形容其言行之信果如石之堅耳
曰今之從

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

不平之聲也筭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集解○

於其反斗筭所交反算悉說文無筭字說文稍飯

亂反本或作筭數色主反筭也受五升從竹稍聲一曰飯

秦謂筭曰稍筭陳留謂飯帚曰稍從竹稍聲一曰飯

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筭爲稍論語埃質謂二字

未知孰是今從竹肖文未全也過庭錄曰儀禮既夕

筭三黍稷麥注筭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筭同一穀也
按穀受斗二升康成以筭與筭同實故亦同量說文
無筭字有稍筭字竝可通筭云容五升許鄭解筭量
多少不同按論語言斗筭之人則筭量宜更小於斗
作五升爲是既夕用筭禮亦數不必定容斗二升矣
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賁傳賁監鐵論大論引算作選
論語後錄謂詩威儀椽椽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引

選作算是選與算同過庭錄疑
作選者爲魯論語其或然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

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集解○

音箋中行孟子盡心篇作中道趙注中正之大道也

退思必也狂狷乎風俗通義第三卷孔子疾時貪昧

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

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

取其恆一者也集解鄭曰狂者進取仰法古制不顧時

俗是進取一槩之義正義詩載馳箋狂者進取說文說進

作設今作敢則所謂狂者偏於果敢之人也狷者有

震聲震即獨行震震之震詩唐風杖杜篇傳震震無
 所依也其首章曰獨行踽踽傳踽踽無所親也孟子
 行何為踽踽涼涼趙注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皆
 形容獨行之貌故从震作震為正孟子以不脣不繫
 者當之不脣不繫自有所不為矣則所謂狷者偏於
 耿介之人也又論語先進篇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過者過乎中行也不及者不及乎中行也過乎中行
 即狂者不及中行即狷者皆中之次故夫子因不
 得中行而
 思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注鄭曰言

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也
集解○釋文筮禮記緇衣

醫於其反
 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孔
 疏南人殷掌卜之人論語後錄謂或作卜筮或作巫
 醫字異義通鄭未得解陳鱣云鄭訓巫醫不能治者
 猶左氏傳所謂疾不可為也巫善禱醫善療皆能治

人之疾無恆之人二者所不能治也巫說文云祝也
醫治病工也惠氏禮說曰古者巫彭初作醫船嬖故
有祝由之術移情變氣以治病曠春官大小祝男巫
女巫皆傳其術祝祈福祥則曰求永貞貞正也巫有
大裁則曰造巫恆恆常也言正而有常精爽不貳敬
恭明神然後神降之嘉生祈福則福來卻病則病去
故孔子思見有恆者無恆之人巫醫弗爲善夫注包
信矣惠神謂巫醫乃卜筮之譎詳下文

曰善南人之言也

集解○釋文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易釋文或承鄭本作咸承緇
衣正義引鄭易注云爻得正互體爲乾乾有剛健
之德體在巽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兌兌
爲毀折是將有羞辱也周易集解引荀爽曰與初同
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爲兌欲悅之隔四意无所允故
不恆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爲陰所乘故或承之
也

也
子日不占而已矣注

鄭日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恆

之人易所不占也

集箋

論語駢枝曰古者卜筮之法

據蘇辭有絲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利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絲辭不吉而占曰吉者定姜之占出征喪雄司空季子之占得國是也至於無恆之人著龜所厭羞吝無疑緇衣曰南人有言云云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亦記孔子之言而文頗異然不占之義以此益明鄭以不可為卜筮謂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論語蒧質述其師惠棟說論語偶記竝以此為不占之意惠棟因以巫醫為卜筮之譌義九一貫論語偶記又云屈子卜改行易轍詹尹曰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得斯旨也論語後錄云占讀漢律占租之占占租謂數其實定其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至自田晏

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後漢書劉梁和同論曰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是以君子之行和而不同論語後錄曰鄭語

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和同之辨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注

鄭曰鄉人皆好或者行與眾同或朋黨矣鄉

人皆惡或者行與眾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

於前故知是實善

公羊莊十七年傳疏按疏曰云云之說備於鄭注知約鄭義也○釋

又好呼報反惡

變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述何云言行必本於鄉

鳥路反下同

里春秋書鄭詹之佞不以微者略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其使

人也器之

釋文易事以鼓反下同難說音悅下同

變

禮記曲禮曰禮不妄說人注爲近佞

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

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變說文泰滑也段注滑則寬裕自

如故引伸爲縱泰如論語泰而不驕是也維城案以泰字本義訓滑引伸詰此泰字屬諸君子恐未允當

竊謂驕泰字相似不同猶周比和同之比連文則同
故禮記大學以驕泰爲忠信之反對文則異故此文
以泰驕明君子
小人之分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注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

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

集解○釋文剛毅魚既反木訥

奴忽反質樸普卜反遲鈍徒頓反

箋論語補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質樸遲鈍所以近仁也唐書

刑法志云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強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此果敢所以近仁也木訥論語後錄曰漢書周昌傳周昌木強人也卽此意君子欲訥於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訥从言內有訥言之義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注馬曰切切

惇惇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

集解釋文惇音絲本又作

以之反鄭曰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詩常棣

切切惇惇兄弟怡怡詩常棣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

友以義切切然正義兄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

論語云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注云切切節節然

云云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惇惇也定本熙熙

作怡怡節節作惇惇依論語則俗本誤大戴禮立專

篇兄弟喜節朋友切切論語後錄曰祭義漆漆者容

也自反也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

也此切切當讀同漆漆鄭云切切勸競貌維城案說

文云惇彊力也競彊語也則鄭注所謂勸競貌當兼

惇惇釋之引者脫去惇惇字耳故常棣正義云切切

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說文勸勉也勸勉切切

力也讀與厲同則勸勉也勸正字勸俗字勸勉切切

字皆从力亦具有彊力義熙熙喜喜皆怡怡之異文

憂韻字也說文無倍字熙熙左襄二十九年傳廣哉

熙熙乎又老子上篇眾人熙熙如享大年如春登臺
皆與和順義近兄弟怡怡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
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竝作兄弟怡怡如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注包曰即就也戎

兵也言以攻戰

集解即詩傳云就也戎
說文作戠云兵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民使之

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集解穀梁傳二十三年傳
以不教民戰則是棄

其師白虎通辟雍篇云明無不教民也漢書刑法志
魯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獲狩治兵大閱之事皆
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
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周禮大宗伯大田之禮簡眾也注古者因
其習兵閱其車徒之數賈疏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

因蒐狩以閱之者申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此文以證田獵習兵之事公羊桓六年傳注引此曰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六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賈疏蓋合何鄭而一之過庭錄曰何以教為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棄論語後錄謂讀如鄭棄其師之棄是也

憲問第十四

釋文凡二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皇疏問孔子進仕之道也

顏淵子路學優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憲既問仕因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四書考異曰侃敘篇次自云受自師業問恥之恥似說為仕而經文仍止作恥疏亦不以仕為義侃所宗凡十三家

此或其一家之別傳故但存其說不遽易其文邪維
城案秦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
貴焉恥也則邦無道而穀固為可恥至於邦有道當
以貧賤為恥穀又何所恥者竊謂夫子言恥當主邦
無道穀說蓋以憲為幸辭祿即邦有道亦恐有不食
其祿者故詔以邦有道穀而惟當邦無道乃為可恥
耳否則以秦伯篇文例推之則邦有道穀亦宜有恥
也字何獨於邦無道穀言恥乎史記引此章文憲作
子思邦作國又下引子思曰克
伐怨欲云云合下文為一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也伐

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集解○釋文子好勝呼報反

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此四者行之

難者未足以為仁也集解○釋文行之變論語補疏曰董子論

仁曰其事易此孔子之信也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皆以仁為

易也故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已覽察微云子

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

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子

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

拯溺者矣讓不取金不伐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

孟子稱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

而無怨曠此即孔子已立人己達達人之義必屏

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此離漠不關心則堅

瓠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

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己之不欲推以

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

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為仁也吳志鍾離牧

傳注引此章文章首有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字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安士宜志君子居無求

而苟懷居焉
尙得爲士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

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

言行也

集解○釋文危行下孟反注及下同

鄭曰危猶高也

後漢第五倫傳注

箋

危說文云在高而懼也从危自以止之

邦無道危行言孫

釋文言注孫首孫注

鄭曰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諭也

後漢第五倫傳

注

箋危行言孫孟子申滕章章指引作遜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

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

釋文宮适古括反本又作括

箋

史記弟子傳南宮括

問於孔子曰羿

善射募盪舟

釋文羿音詣募盪上

羿善射說文羽

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日射師弓部作琴云帝嚳射官

夏少康滅之論語曰羿善射募盪舟說文云羿嬖也

虞書曰若舟朱羿讀若傲論語曰募盪舟說文云羿嬖也

說文盪條器也段注郊特牲曰條盪其聲注條盪猶

搖動也盪者盪之假借維城案許以盪舟不作條盪

解故作湯不作盪盪湯古通述而篇君子坦盪盪魯

論讀盪為湯是其證左僖三年傳齊侯乘舟于圃盪

公則盪舟當作盪舟盪乃通借字論語後錄曰古之

稱羿者有三稱羿者有二帝嚳射師一羿也堯時十

日竝出射九日而落之一羿也有窮國君一羿也說

文解字有羿又有琴琴下引此文許君說古文論語

引作琴是古論作琴於羿下又云古諸侯一曰射師

射師即琴是許君亦未定從作羿者其為今文論語

歟堯之子丹朱一羿也寒浞之子一羿也古者羿與

教通亦與澆通書曰無若丹朱傲罔水行舟朋淫于

家管子曰若敖之在真風皆堯之子募則作敖寒泥

之子春秋傳作澆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灘獲其舟滅之楚辭天問所謂覆舟斟鄩何道威之者是也亦作澆孔安國注此謂募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考之經典少康所殺之豷有覆舟無盪舟若云盪舟爲陸地行舟則以罔水行舟傳之爲合論語埃質謂琴瑟夏自立爲寒泥所殺許君云少康滅之者左襄四年傳泥因羿室生澆及豷又云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有窮本夷芻之國少康滅有窮故云少康滅之也今經典相承作羿而琴字廢矣羿之盪舟紀年偽書不足據左襄四年及哀元年傳伐斟鄩者澆也及天問覆舟斟鄩與此文三文相參真卽是澆蕩舟卽是覆舟信矣困學紀聞又據說交真下虞書論語並引而書有罔水行舟之語疑傲卽丹朱蓋泥孔注陸地行舟之說不知孔注乃後人偽託非出安國況康成書注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頌頌使人推行之則罔水爲無洪水非言陸地也且丹朱亦未聞不得其死何得以是當适所言之真維城

案鼻漢時本有作澆者楚辭天問王逸注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盪舟則僞孔以鼻爲澆實本叔師但謂陸地行舟則俱不得其死然箋潛夫論五德禹稷躬經傳無徵耳

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

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

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集解○釋文盡力津忍反

溝洫況域反世箋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受舜禪稷

皆王于況反三以天下讓出其後日言之也答說文

夫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出其後日言之也答說文

云小亦也非對答之義兩雜釋言曰俞畚然也郭云
畚者應也釋文畚古答字說文無畚字吳氏遺著謂
答古止作合釋古合對也左傳宣二年既合而來奔
尚存古文餘皆借用答矣說文合口
也合訓合口蓋謂口與口相應答也
南宮适出子

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尚史記弟子傳作上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釋文矣夫

符音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釋文勿勞

箋書盤

義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詩隰桑篇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箋遐遠謂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經義述聞曰呂氏春秋孟夏紀爲天子勞農勸民高注勞勉也謂愛之則當勸勉之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與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官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白虎通義諫諍篇臣所

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云云物
無吳志步隨傳孫權太子登與隲書曰夫賢人君子
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教
雖寶驅之欲盡性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
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云云斯
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是勞有勸勉之義也皇
疏引李充說以勞爲勞心失之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

釋文裨諶上婢之反下時針反
草創初向反制也依說文此是

創諫字創制變爲命周禮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
之字當作奴命論語所謂爲命裨諶經音辨鄭
作卑婢支切漢書古今人表作卑諶師古曰卑音脾
湛音諶風俗通義姓氏卷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左
傳裨諶始見襄二十九年釋文本作湛云本亦作諶
又裨諶始見襄二十八年人表列裨諶於卑諶之後
論語蒯賈謂裨諶諶諶當是一人諶當从火作熾其
从言从水竝形近而誤亦可段借也詩印熾于熾傳

焜焜竈也說文解字曰焜焜也焜行竈也名竈故字
焜也宋翔鳳四書纂言謂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
碑謀以後但有碑竈與子產相終始而碑謀不更見
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維城案班氏爲人表時列國
諸臣當有世本可據而以謀與竈爲兩人恐非即
竈矣況傳云碑謀能謀不言其知天道而竈於襄二
十八年始見即言歲棄其次而昭十七十八年傳再
請壅牟玉贖禳火子產斥以焉知天道非若謀必資
謀可否者其爲兩人無疑也卑氏任姓黃帝後見潛
夫論志氏姓篇草當讀如屬草葉未定之草創釋文
云當作厥是也說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
文厥造法厥業也

里子產潤色之注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

裨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
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爲號也

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

又集解○釋文復治扶

揮許歸反更此古

鄭曰討論整理

書序正義世叔即太

衡反故鮮仙善反

稱世子太室稱世室也

討論說文

字多通用故太子稱世子

太室稱世室也

討論說文

云討治也論議也

曰討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

發其糾紛而治之曰討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

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

論從命會意命部論理也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謂

之論是則鄭言整理正可足成馬義非有異解也

部節者叔也又部叔者節也二篆爲轉注節即今之

拭字拂拭之則發其光采故引仲爲文節修節也者

合本義引仲義而兼舉之不去其塵垢不可謂之修

不加以緝采不可謂之修修之从多者酒叔之也藻

繪之也維賊案此文修飾下更言潤色則修飾止謂

洒椒塵垢下文潤色乃言施藻繪得采也夫如是而

爲命始畢焉夫子所以善之也東里釋地三續

謂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共被子產之流風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

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

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

子西也

集箋那疏鄭子西公孫夏也楚子西公子申解箋也吾亦廬稿曰論語意原曰此必鄭子

西也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

以二人同聽鄭政者也其說是也彼哉彼哉論語稽

求篇曰埤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紙韻遂各收彼字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證傳

會者遂謂魯論本是彼字然案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弑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職而曰彼哉彼哉則

彼本如字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問管仲曰人也注鄭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

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集解○邢本無箋論語補疏

鄭曰皇本有箋日詩所謂

伊人在水一方貫下之辭也此人二字亦貫下之

辭故注引詩以例之皇疏謂美管仲非是經傳考證

云表記仁者人也注引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

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傳何注作仁之也人即仁

之謂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

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

孔子特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釋文

信之薄田反又薄亭反地名飯扶晚反蔬注鄭曰伯氏齊

所居反本今作疏食如字又音嗣

大夫禮記雜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坊記奪

文作夔云手持佳夫之也段注引仲為凡失去物之

稱伯氏皇疏云名偃未知何出阮元積古鐘鼎彝器

款識曰伯禽彝乾隆辛亥夏出于臨朐柳山寨土中

駢邑三百此器出當其地氏亦為伯氏或即伯氏之器

歟山左金石志謂之父癸彝云伯氏或即伯氏之器

駢邑三百此器出當其地氏亦為伯氏或即伯氏之器

爲難歟與之後齊之世族猶魯三家稱季氏孟氏也
駢邑漢地理志齊郡臨胸縣應劭曰臨胸山有伯氏
駢邑水經巨洋水注亦云臨胸縣故城古伯氏駢邑
是也論語後錄曰駢本作邢紀地爲齊襄公所遷者
三百雜記正義云鄭注易訟卦小國之下大夫宋地
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伯氏駢邑三百注伯氏齊
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伯氏齊
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四書釋地曰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主管子仲父與之書社三百
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
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
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
百家秋槎雜記父據秦策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
社二社二邑是在都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
三十二家一社或以駢邑爲三百社義亦通然經言
邑不言社庸愈於三百家之說乎論語偶記亦主鄭
認卦法說云吳語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
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亦食邑三百家之證也管仲所

受之邑自不止此奪諸伯氏者乃此數耳經學危言
云奪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
自益之謂也論語補疏亦據八枋注謂臣有大罪沒
人家財者蓋伯氏當此罪也諸葛孔明廢廖立為民
廖問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為民
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習鑿齒曰昔管
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亮
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已哉習氏引
以例諸葛今轉可引以例管仲那疏未詳也惟
召云聖人以爲難則連下貧而無怨難爲一章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注

王曰貧者善怨富者

善驕二者之中貧者尤難使不怨也

集解本無攸考
異據一本補入

釋文怨難乃且
反驕易以歧反

子曰益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釋文
公綽

冒略反本又作卓
上徒登反下息列反
扶頌云朝有公卓知古文卓讀為綽也四書考異曰
左傳哀九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公孟綽齊臣
與孟公綽別而其釋文亦云綽木又作卓趙魏晉六
卿之二也老左傳所謂室老也滕漢書地理志沛郡
公邱縣故滕國今兖州府滕縣韓續漢書郡國志魯
國梓縣注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一統志薛縣
故城在兖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後漢書岸彪傳孟
公綽優於趙魏老注論語孔子言也袁宏後漢紀連
及不可為

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

紇也

集解○釋文之知左襄二十三年傳仲尼曰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公綽之不欲

不恕也是武仲之知夫子固嘗稱之矣公綽之不欲

注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集解下莊子之勇注鄭曰秦

大夫釋文周生日下邑大夫也集解○釋文下莊

陳軫對秦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

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史記陳軫傳管作下

故鄭以為秦大夫論語後錄曰下即季武子所取者

鄭注非也荀子賦曰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

過下是莊子實魯人陳鱣又據韓詩外傳十云魯興

師下莊子請行新序入云齊與魯戰下莊子請行後

漢班固傳崔駰傳皆作下嚴注以為魯人下邑今山

東兗州府泗水縣界東是魯地非秦地且臧武仲公

綽冉求皆魯人當如周生烈注下字亦作弁漢書東

方朔傳弁嚴子即下莊子也羣經補義經學后言寶

巽齋札記竝據左襄十六年傳齊侯圍郕孟孺子速

微之齊侯曰是好與去之以為之名謂即孟莊子速

經學后言又據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下人以告為

孟氏私邑之微維城案孟氏食下傳究無明文論評

子張篇曾子述夫子稱孟子莊子之孝不冉求之藝交

云卞莊子則卞莊子非孟子莊子明甚

之以禮樂箋

謂論法經天緯地曰文文之者猶言經緯之也經以禮樂論語後錄

禮緯以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

詞曰語更端也見利思義者禮記見危授命久要不曲禮曰臨財毋苟得注爲蕩廉也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箋曰臨難毋苟免注

爲傷義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鸚鵡賦李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阮籍詠懷詩顏注引要作約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箋禮記檀弓注公叔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論語後錄曰拔左傳作發古字通公明賈孟子

有公明儀公明高當是姓公明名賈讀書叢錄曰明
古讀如羊卽禮記雜記之公羊賈是則公明高卽公
羊高然不聞有公羊儀也存之姑備一說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乎論衡知實篇引乎作有諸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

釋文不厭於豔箋夫子時然後言四句論猶知實

反下同樂然音洛箋篇引後皆作后篇增篇引其言

其笑其取下皆有也字樂然作笑九經字樣引字統

注云笑從竹從夭竹爲樂音君子樂然後笑似讀樂

爲音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篇知實篇引疏作

豈其然乎豈其然乎琴經義證曰重言無爲抑揚之

詞與馬氏本異韓詩外傳序公使子

貢擢孔子亦曰語豈其然善豈其然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釋文以防音房箋左襄二十三年傳臧武仲奔邾自

不要一遙反私謂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也乃

立臧爲臧統致防而奔齊此以防求爲後於魯之事

也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曰魯有三防隱九年

之防此東防也本魯地在今沂州府之費縣世爲臧

氏食邑襄二十三年臧紇自邾如防卽此隱十年敗

宋師于營辛巳取防此西防也爲魯取宋地在今兗

州府之金鄉縣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情十

四年季姬及鄆子遇於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在曲阜

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卽此論語釋故論

語後錄但言二防亦以防爲東防是也難曰不要君

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違猶去也臣以

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

也是則以道去君猶且不可久戀況武仲得罪出奔

據邑以請也哉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

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

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集解○釋文譎而占穴反詐也朝之直遙

反狩本亦作守手又反

箋

譎方言云梁益謂謬欺天下曰譎殺梁僖公二十有八年正月癸丑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傳曰諱會天王也范甯注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

侯自其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譎而不正言盟踐土齊而不言狩河陽不若鄭據夫子之論義尤正大也齊

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

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集解穀梁僖四年春王正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傳曰侵淺事也侵蔡蔡潰以桓公爲所侵也不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陳鱣曰穀梁疏云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是貴正事大故馬鄭主之據此則鄭同馬也困學紀聞曰李紹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甯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桓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經義述聞曰說文譎權詐也譎詐爲惡德訓權則亦可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爲諫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正義曰譎者權詐之名鹽鐵論力耕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亾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人不可也權譎也是權譎也正經也言管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不能守也鹽鐵論儒篇今碑經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

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道篇晉文公譎而
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
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能譎以爲
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
免其視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爲齊桓之
過則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譎爲齊桓之所短。較然
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足嘉其譎而惜其不
正可知矣。論語發微曰：漢書鄒陽傳齊桓公法而不
譎。法古文作金。班所引爲魯論。今作正。蓋古論本作
金。後人罕見。金字遂改爲正。案兩正字皆當作金。同
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
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
此譎字當以權爲義。僖二十八年盟于踐土。後書公
朝于王。所公羊傳曰：曷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
天子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休
注曰：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曰：天子在是。諸
侯不可卒致。願上居踐土。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
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自起。時可與故書。

朝因正其義是冬又書會
用權道以正君臣明王法
不法鄒陽言魯哀姜云云
其親蓋齊桓公知其後嗣
禍五公子爭立其後嗣不
數世雄長中國亦終不合
而人事浹王道備或春秋
也論語述何曰譎讀主文
也春秋書晉文則譎爲之
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
人若但以三傳所見閭必
也謂高於晉文此論世極
遂衛人助逆王室大擾桓
亂鄭厲公討賊納王坐視
議鄭厲公命請以伐衛桓
陽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
敢於抗師而出此以視晉
之方伯而此以視晉文

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
鄭始親魯之功自落姑始而於是存三亡國首止定
世子甯母拒鄭子華葵邱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載
書則束牲浸乎賢方伯矣聖人許之或自其中葉
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其初年未可恕也若晉文之
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迫桑榆又適當楚勢
鳴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屢遭楚侮
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爲譎
誠所難辭而又不可而斃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
申若使多享遐齡其從容糾合兩大信於諸侯亦必
有可觀者至於請隧召王固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
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於詩賦齊桓之過在九合不以
兵車皆其最大節目至於正譎之問則不過彼善於
此維城案詩曹風下泉序云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
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陳奐毛詩疏
謂其公卽位在魯倍公八年春秋經于洮于葵邱于
鹹于牡邱于淮齊桓公作方伯其公幾盟會無不至
自晉文公修觀狀之怨侵曹伯界宋人取

濟西田終其公之世不得儕於盟會者晉爲之也左
傳曹伯之豎侯精曰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
會而滅同姓是明明謂晉文不如齊桓矣否則其公
時晉文正在位詩何以傷無伯乎又衛風木瓜序云
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
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至晉文繼霸詩無美之
者二詩可爲夫子兩言之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釋文公子糾居左莊八年傳齊襄公立無常鮑叔
鞫反召音邵 箋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來言曰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魯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
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
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子曰桓公九合諸
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是其事也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鄭曰莊

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

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五年會

首戴七年會甯母皇疏○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

十一年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

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

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論

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語

釋故曰國語云桓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

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

以兵車恃不可爲據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敵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
戰也愛民也范注云衣裳之會莊十二年會北杏十
四年會鄆云莊十二年會北杏十

會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邱十六年
會淮又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
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
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闕之貫與陽穀
皆有江人黃人可知此二會非管仲意不得爲管仲
之力除此二會則衣裳之會九正合九合之數然范
數衣裳自莊十三年會北杏始北杏會諸侯授之故疑之
人傳以爲桓非受命之伯諸侯將以事授之故疑之
曰可矣乎是此時桓未成伯也其年冬公會齊侯盟
于柯曹劌劫齊侯公羊傳曰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
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鄆後年又會鄆皆謀推齊爲伯
又後年同盟于幽穀梁傳曰於是而授之請侯齊侯
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
仁其仁故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
與陽穀固已九矣則九合始莊十四年會鄆以至
葵邱依范注止有入劉炫以爲兵車之會唯有三泚
亦衣裳之會穀梁誤其說爲是蓋齊桓之合諸侯以
葵邱爲限葵邱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邱以後皆

兵車管仲死也葵邱為桓之極盛於是
 傳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為桓之始
 母之後葵邱之前正九合之數也
 以孔子云九合諸侯釋廢疾數九合則自柯之明年
 為始以去貫與陽穀為數止入故後人有以公子結
 以前又去貫與陽穀為數止入故後人有以公子結
 之盟當之者又有讀與為數而其去惟貫者疑不
 能明邢疏又以北杏與陽穀為九與鄭說小異而史
 記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正義以莊十四年會
 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
 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邱證之數既不符又誤以盟
 洮為衣裳之會此又一說也近所傳九合之日則北
 杏一也會鄆二也會首止七也會甯母八也會盟葵邱九也
 也前說又異案北杏之會書人穀梁傳謂將以授
 與前說不足當九合之數會鄆左氏傳宋服故也又盟幽左
 之誠不足當九合之數會鄆左氏傳宋服故也又盟幽左
 鄆左氏傳齊始霸也盟幽左氏傳鄭成也又盟幽左
 氏傳陳鄭服也穀梁傳齊侯得眾也會榿之榿左氏

作萃傳云盟于萃謀救鄭也首止左氏傳會王太子
鄭謀甯周也甯母左氏傳謂齊侯修禮於諸侯穀梁
又特表衣裳之會葵邱其最盛者觀孟子所載可見
穀梁傳云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申天子之
禁與孟子合公羊傳謂叛者九國語殊無據此八者
誠足當九合之數缺其一當爲陽穀合三傳觀之其
謂謀伐楚者以明年有召陵之師也其謂大會與諸
侯皆論乎桓公之志者亦葵邱明禁意也謂九合不
數陽穀者非也二說與鄭此注不能盡合惟論語謂
公羊傳三桓云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則九合宜斷自柯始北杏在其先范氏數北杏非也
左氏糖三傳云烠會于陽穀謀伐楚也言謀伐楚則
兵車有無未可知不應在九合之數公羊倍九年傳
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亦不應入
九合之數矣足申鄭義論語後錄又引管子一會諸
侯令曰非元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
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
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

侯令曰修道借度量一稱數數澤以時禁發之五
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
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元官諸四
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
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
於元官聽于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
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亦一通也論語
發微曰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晏子春秋問下云先君桓公從車三
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案管晏二子與論語同時
出而已以一匡九合對舉九者數之究一者數之總
言諸侯至多而已九合天下至大而能一匡九合不
必陳其數一匡不必指其事其兵車之會六乘車之
會三亦約略言之故與史記互異論語言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者卽穀梁所謂木當有大戰也要盟可犯
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譽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于
天下自何之盟始焉皆管仲之力也孟子曰以力假
仁者霸惟能假仁故亦仁其仁孔子言如其假仁也

讀書胙錄曰管仲才優於德輔翼桓公尊周攘狄其
功元不可沒夫子所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第褒
其功爾如其仁如其仁者蓋疑而不許之詞非重言
以深許之也自孔安國誤解蝶齋卮言後之學
者遂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器小章抑揚懸絕而欲置
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爲齊人祇知有管仲云爾不
知齊論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
魯論所無而爲齊論所增者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
舊豈容齊人刪潤點竄於其間乎如其仁如子路問
傳釋詞云如猶乃也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
其仁乃其仁也管仲之力也說苑善說篇曰子路問
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
管仲欲立公子糾而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
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是無愧也夫何以大之子曰管仲欲立
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事所射之君也極桎而居
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也召忽者人
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
憲問

材也不死則爲三軍之虜也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鄭曰天子衰

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

字作伯或作霸也正義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

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集解釋文者與音

霸諸侯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餘又相息亮反下同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下引此文一匡天下漢書郊祀志注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一說

謂陽穀之會會諸侯云無障穀無貯粟民到于今受無以妾爲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馬曰微無也無管

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矣集解○釋文被髮

反一音管被髮左衽漢書匈奴傳而鳩反贊夷狄之人被髮左衽豈若匹夫匹婦之

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經經死於溝瀆

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

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

厚故仲尼但言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集

說文云信也溝瀆左莊九年傳殺子糾於生竇史記齊世家作筮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

鄒誕生本作莘濱莘笙聲相近論語作溝濱論語後
錄讀書叢錄論語蒺藜質竝謂句濱卽溝濱論語發微
曰桓十二年公會齊人燕人盟于穀邱左傳作盟于
句濱之邱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濱合濱首受
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
穀邱左傳以爲句濱之邱矣縣處其陽故縣南春秋
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卽穀邱也在春
秋爲曹地哀九年宋滅曹爲宋地其境與魯相錯亦
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濱之邱或
其時曹將亾齊亦侵其地而有之不然齊何能囚人
于曹地也蓋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
以聲轉而異其字也禩或載或說或疑或疑或疑或疑
著亦據桓十二年經傳謂溝濱二字合聲爲穀復引
襄十九年執公子牙于句濱之邱二十九執公子
買于句濱之邱哀六年囚王豹于句濱之邱謂句濱
乃齊用刑之地名猶衛之有因諸也句濱古今字據
以上諸說則溝濱之卽爲溝濱無疑徐幹中論知行
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

匹婦之為諒矣。又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統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是漢儒皆以此節指召忽。」言論語發微謂：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為賤而非之，四書考異亦云：「召忽之死，殺身以成仁也。仲雖不死，而有一匡九合之功，則亦得如召忽之仁。前章再言如其仁，其者實指之。辭所指正召忽也。後章但論管仲之可以無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應劭徐幹均以經滿讀，者為夫子貶召忽，固哉其讀書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釋文大夫僕本又作撰同

士免箋四書臆言曰：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反。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羣經義證論語後錄竝據。

氏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羣經義證論語後錄竝據。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為

說是也。臣字宜屬上讀。大夫僕，漢書人表作大子。聞夫選五經文字，撰西究反。今經典音撰又音遵。

之曰可以爲文矣

論語後錄曰周書諡法文有六等稱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勤

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竝無修制交鄰社稷不辱等例禮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伏

事以合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

釋文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夫如是音符下同不喪息浪反下同

又如字仲叔圉魚子言衛靈公無道論語述何謂呂反祝鮀徒何反鮀子言衛靈公無道論語述何謂者所以發康子之問也仲叔圉治賓客云云述何謂舉三臣以勸康子也二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猶愈

於魯三家也昭良之出奔夫子歸罪
於季氏焉仲叔洪書人表作中叔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

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爲之難也集解○釋文其

反慙箋大戴禮立事篇君子出言以鄂鄂盧辭注鄂

也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

與馬本不同讀書叢錄曰作當通作慙字荀子儒效

篇無所疑慙楊倞注慙與怍同說文亦云怍慙也則

爲之也難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引則下有其字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
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

齊齊必沐浴也集解○釋文弑簡本亦作殺同音試

下同而朝直遙反先齊齊必沐浴側

皆反亦雙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弒其君王于舒州
 作齋字雙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
 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
 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
 言論語稽求篇曰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
 載相為表裏第魯為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
 算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
 言史臣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禮記王制正義魯
 無弓矢之賜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
 鄰國篡逆亦公曰告夫三子音符下同雙論語偶記
 得專征伐公曰告夫三子音符下同雙曰左傳云
 子告季孫孔子辭與此不同竊謂當以此文為正蓋
 季氏雖為冢卿專魯兵柄實三子分主哀公十一年
 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
 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戰冉有不對然
 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粟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
 不能獨專此正是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三

子之文為正哀公既使孔子告三子孔子雖知必為所沮但君命不可不奉故知之三子告之文為止惟是之三子告當出就三子之朝位而語之非至其家也不然孔子嘗曰其事也豈以君命而至私家圖國政耶詩褰裳正義云哀公不能自專其孔子曰以吾義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

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

止也

集解○釋文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語之魚據反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箋

禮記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則犯為

事君之正然但知無隱而不知勿欺猶未盡事君之道也故夫子以此告子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釋文爲己于僞反

北堂書鈔

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云齊王問於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荀子篇入乎耳者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者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釋文蘧伯玉其居反

蘧伯玉禮記檀弓注云衛大夫高誘昌氏春秋召類篇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淮南子作瓊伯玉論語稱求篇伯玉於春秋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於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

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其在強仕之年可知乃後此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伯玉已百年餘矣蔡邕釋誨云遠坂保生此長生之證使人於孔子當在哀十一

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也

夫子何爲論衡問孔

使者出子曰使

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

釋文使者所使乎使乎漢書執文志曰言其當

史反下及注同三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

張也論衡問孔篇曰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

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又引韓子曰言約則

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四書考異曰論衡

以非之者二句爲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也三字似

爲其正文所有疑不能明也段玉裁經韻樓集謂猶

孝乎惟孝包注以爲美大孝之辭使乎使三字當逆

下一字爲永歎之語助謂好使中之好使也其以爲美使者之辭與此注善之義同惟不以爲再言而必別讀使乎使三字一逗則經傳幾見有一逗之下單存乎字者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箋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卦象辭也虞翻注君子謂三也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曰思不出位論語後錄曰艮三互震故云震爲出又互坎故云坎爲隱伏爲思思不出位卽立不易方之說歟論語檀弓曰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爲一章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論語埃質亦云曾子云云申夫子之言也夫子之言已見泰伯曾子之言則彼文未有蓋記彼文者未之聞爾此則兼問曾子之言正相印合遂并記之也四書考異曰易象辭君子下有以字詩采菽箋思不在其位正義云引論語不云引易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釋文其行下雙禮記雜記

而無其行君子恥之又表記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潛夫論交際篇君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愛知者不惑勇者

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釋文知者音智不惑音或雙君子道者

陳蔡章趙注引作君子之道三疏本改作道者

子貢方人注鄭曰謂言人之過惡

釋文方人如字雙方

鄭本作謗者論語後錄曰方與有通因之亦與謗通謗字从宀也方通宀者書方鳩或作宀速是陳鱣亦云古文謗作方蓋謗从宀宀又方聲近故通用孔云比方人則子謂子貢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鄭故

從魯不從古讀書陸錄曰庶人誨正義云誨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誨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誨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誨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誨人者今世遂以誨爲誣類是俗易意異也魏志胡質傳引此文上有孔子曰字

子曰賜也賢乎

哉夫我則不暇

釋文夫我音賜也賢乎哉經傳考檀弓又多乎哉多矣乎子出祖者語意相類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是其證多有饒裕意故下文曰夫我則不暇維城案以賢訓多古無此訓詩北山傳云賢勞也此賢亦常訓勞與暇字相對謂賜不厭勞而我則無暇也胡質傳引我上無夫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

無能也

集解管子小稱篇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語意與此相似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釋文不億於力反

逆

逆當讀如以意逆志之逆詐說文云欺也億讀如億則屢中之億覺說文云寤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正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注

包曰微生姓畝名也

集解○釋文正何或作兵何鄭今作正何是本今作正何爲是

微

微生畝漢書人表作尾生晦微尾古通說文晦重文無柄字其勗字下云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

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棲西或从木妻是西爲棲之本字集韻棲重文作栖鳥棲或从西通作西是栖

爲西之俗字左哀十年傳孔子以孔文子將攻大叔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是夫子曾以鳥

棲自喻矣微生畝言栖栖猶詩采芣芣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蓋言夫子歷聘諸邦皇皇無定耳漢時本

作棲棲楚辭九辯獨遑遑而無所集王逸注孔子棲

樓而困厄也班固答賓戲樓樓遑遑

後漢書蘇竟曰仲尼樓樓皆其證

倭也疾固也注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箋子罕篇云子毋固故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謂調良之德

也集解○釋文驥音也孫陽所相者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箋以德報怨老子恩始章大小多

曰聖人報怨以德賈誼書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

也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箋禮記表記

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

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四書

考異云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以相問而夫子深不謂然卽此可破學于老聃之浮說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

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

己亦不尤人也集解鄭曰尤非也釋文夫音符不怨於

不尤鄭云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箋史記孔子世

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

子曰不怨天云云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

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

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淡王道備精

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

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
 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竝作也夫子
 曰不怨天云云知我者其天乎論語發微亦云此孔
 子自言修春秋之志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
 徒不能贊一辭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何能
 知莫知之歎子與子貢互相發明以探天意也能知
 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
 天人之際際者上下之間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人事浹王道備治太平以上應天命斯為下學人
 事上知天命也公羊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
 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
 此也堯舜與天合德孔子亦與天合德知我者其天
 乎即堯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

也集解○釋文伯寮力彫反愬公伯寮說文作寮云
 愬悉路反譖也側鳩反寮从宀寮論語有公

伯寮今从一作寮說文無此字史記弟子傳作僚亦
非史記索隱引譙周云疑公伯寮是譏愬之人孔子
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維城案
弟子籍出自孔氏史公據以為傳竝非鑿空撰出不
得以王肅家語不載而轉疑馬注為誤也論語後錄
曰寮與子禽同類耳愬據說文為訴之或體說文訴
下引論語曰訴子服景伯以告注馬曰魯大夫子服
子路於李孫

何忌也告告孔子也

集解論語後錄曰世本曰慶父

生獻子蔑哉生孝伯孝伯生魚伯魚伯生昭伯昭曰

夫子固有惑志箋

集解本此下引孔注蓋以志字絕

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

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

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

集解

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

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

秋官司市疏○釋文市朝直遙反

箋

拜經日記曰季孫感志于寮故景伯欲誅寮必先

寮之愬然後季孫誅之於市與眾棄之景伯必無不

告季孫而竟曰誅寮也肆諸市朝若左成十八年傳

十八年傳齊人以棺尸諸朝三卻皆大夫故于朝襄二

朝而於市者以**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其死已久也**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釋文也道之將行也與音餘箋與史記弟子

子曰賢者辟世

釋文辟世音避下同**其次辟地**

注馬曰去亂國適

治邦也集解○釋文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適治直吏反

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

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集解○釋文長

沮七餘反荷蕢上胡我反本又作何音同鄭曰伯夷下其位反蕢草器也下同楚狂接輿音餘

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

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

也皇疏皇疏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也與包鄭不同風俗通義十反

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也疑與鄭合小異於鄭而大異於包孟子盡心篇古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傳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

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蓋古與賢者
辟世合作一章故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
以包注爲允陳鱣主鄭氏說謂包所稱晨門封人雖
隱下位核以四者之辟則非矣王弼云云益不足據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鄭曰石門魯城外門也

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後漢蔡邕傳注箋石門四書釋地曰或

鄭會處卽此非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地凡七門次南

第二門名石門陳鱣又據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

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

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于水上謂孔里在北石門

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由石門而入閭徵君曰不

曰孔里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
識不必如答長沮是也晨門羣經義證云門者多舉
昏爲言此作晨記者以子路宿於石門不及入城故
特書晨門對宿字爲文周禮闕人疏晨時啟門則論
語謂之晨人也四書考異曰前篇子張問達章皇疏

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爲稱今皇本高麗本竝復石門二字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注包曰

言孔氏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

集解○釋文者與音餘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

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

有所病於世或以爲鄭注則作者七人注以荷蕢爲辟言不應彼此互異非也擊磬隸釋贈孔宣公泰帥碑荷蕢微者反差擊磬之心磬作磬荷蕢漢書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儻也詩商頌百祿是何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傳何任也箋云謂擔負段注謂經典作荷者皆後人所竄改是則此文古本當亦作何也說文荷芙蕖葉非此義蕢說文云艸器也史古文蕢象形論語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知古論蕢作臾荷不作何

知許君時古論已然矣說文繫傳通論作擁壘子未
知何出四書考異謂擁壘當即荷蕢恐不足據維城
案禮記明堂位蕢桴注蕢當爲由聲之誤也說文由
堞也从土一屈象形塊由或从鬼則蕢亦可讀爲由
荷蕢者猶云一屈象形塊由或从鬼則蕢亦可讀爲由
負土也亦通既而曰鄙哉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釋文硜音紀下斯已同莫錄並云硜古文磬史記
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論語堞質
陳醜竝同堞質又謂石聲磬以其聲名其石遂名樂
石爲磬石聲磬單言之謂磬硜硜乎重言之皆言其
聲也文異而字實同也陸惠明以苦排反硜誤矣史
記孔子世家引無既而曰鄙哉五字深則厲淺則揭
斯已而已矣世家引作夫而已矣

汪

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

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也

集解○釋文則揭起例反揭揭土起

例反下起列反鄭曰由郟以上爲厲詩匏有苦

又皆起例反韓詩曰至心曰厲說文作砾云履石渡水

厲詩釋文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絲鄰以下爲揭

也爾雅揭上爲涉絲帶以上爲厲毛傳同戴震毛鄭詩

考正曰說文砾履石渡水也引詩作砾又作藹省用

厲鄰道元說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

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石詩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

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

之大防不可犯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

以證說文之有師承論語後錄亦以許義爲長爾雅

正義云戴仲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辨矣然古字段借

誼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

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

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

厲水大人賦云橫厲短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躍舟

命吾古主集卷七 憲問 卷七

十伋園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
涉水也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衣
上是獨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訓
撰五經異義皆折衷於爾雅其涉字云徒行厲水
閒存異義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
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
水尙當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因喻見
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義而傳合橋梁也經義述聞
亦曰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卽承
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涉爲徒行厲水義與爾雅
同也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冲天車不可厲是厲
爲涉水之名非謂橋梁也自當從雅訓爲是且深則
厲淺則揭相對爲文若以厲爲橋而曰深則橋斯與
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礪爲履石渡水乃
取渡涉之義非以礪爲石橋也水經注河厲之名出
於後代不足證經也段注說文云履石渡水乃水
之至淺尙無待於揭衣者其與深則厲絕然二事明
矣厲礪二字同音故詩容有作礪者許偁以明假借

其或然歟淺則揭過庭錄曰揭从手以手褰衣裳而
過故曰揭說文涉徒行厲水也詩褰裳涉漆褰裳涉
洧謂揭而後厲鄭注論語云由郛以上爲厲知涉者
正藉乎厲由帶以上必厲而後渡雅取對沽鄭據散
文其說可通也陳鱣謂釋水云餘糶以下爲揭餘糶
以上爲涉餘帶以上爲厲蓋分舉之則三總言之則
二以糶爲準而分上下也詩正義又謂服注左傳同
是爾雅本有兩文故鄭服據之也包云以衣涉水爲
厲則亦以餘糶以上言之不謂由帶子曰果哉末之
以上也此注當有餘糶以下爲揭

難矣

釋文末之難如箋經傳考證云果哉六字二字
字或乃旦反箋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

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
曰微與孔子曰亾之辭意皆相近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鄭曰諒闇

謂凶廬也

後漢張禹傳注○釋文諒音亮信箋高宗
也陰如字默也鄭讀禮爲梁鶴詩商

頌譜正義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注云謂武丁也諒陰高誘呂覽注引作諒閣論語後錄曰喪服四制正作諒閣鄭康成注諒古作梁商書賦醜謂之梁鶴讀如鶉鶴之鶴閣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中被之既葬則翦去少以短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柱者梁也廬與閣同意孟子言滕文公五月居廬在未葬前然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謂之閣歟諒本梁字與諒通閣正字通於陰以諒為信陰為歟孔義也是為無本之談過庭錄曰書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古文當作諒作亮是隸古定本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融書注曰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家宰信默而不言偽孔傳同此古文書也論語諒陰孔注同亦古文也禮小戴記亦今作梁閣云高宗居凶廬此今文書也禮小戴記亦今文故亦作梁閣而鄭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者謂古字可段借作梁非謂古文書如此也又公羊文九年注引論語作諒閣當是魯論後漢張禹傳注引鄭

注同知鄭同魯論而不從古讀也陳鱣曰左傳正義

及史記集解引鄭注諒開轉作梁闕謂廬也小乙崩

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

注尚書論語皆同喪服四制作諒開陰閭音同故孔

作陰也維城案偽傳訓亮陰為信默而左傳隱元年

正義引馬注同疑正義誤以偽傳為馬注否則馬為

鄭之師因深於三禮者何至不知邪子曰何必高宗古

天子諒闕之禮而心待鄭言之邪子曰何必高宗古

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己已百官也集箋

論語補疏云總束也己猶身也以聽於冢宰三年

皇疏云百官各自束己身是也以聽於冢宰三年

變之聽朝周禮冢宰注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

語述何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即知天子之踰年即

一年稱子也緣臣民之心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憲問

是

忍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禮記檀弓曰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書大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辭稍異而義同疑皆本此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釋文上好呼報反易使以政反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箋

論衡直漢篇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

太平之

驗也

原壤夷俟注

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

也踞待孔子也

集解○釋文原壤鄭曰原壤孔子幼而丈反夷踞音據鄭曰原壤孔子幼

少之故舊

魏書李業興傳陳鱣曰傳上引檀弓文下引此注今檀弓無此注與馬注論語略同

當是鄭箋

原壤左氏傳有原繁原仲孔子弟子有原

論語注箋

憲則原其氏壤其名也夷俟祭經義證云

夷俟之文儀

禮士喪禮奉尸俠于堂注俠之言尸也

喪大記釋文

夷尸也陳也本或作俠記云夷俟狀其

箕踞如偃屍

也論語釋疏曰法言五百篇云或問禮

難以疆世曰

難故疆世如夷俟倨肆驕倨之謂廣雅

踏之奚其疆

宋咸注云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廣雅

猶踖屨啟隸

踞也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廣雅

馬氏訓俟為

待而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

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釋文不孫音遜弟大計反長無丁丈反叩其音

口又音扣脛說文云脛也又云脚脛也脛脛也脛脛之言莖也如莖脛戶定反脛段注郝下踝上曰脛脛之言莖也如莖之載物又曰脛猶頭也脛近膝者曰脛言脛則統脛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

語出入也集解○釋文○闕黨曰知錄謂卽闕里水傳賓直專反

雙石闕故名闕里史記魯世家場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

黨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論語後錄亦云卽闕里古今人表作厥黨謂古者闕與厥

通說文解字是部有厥或作闕是惟釋地又續謂闕里里名闕黨名五百家爲黨猶達巷黨人之類達

巷亦黨名也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亦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

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亦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

於闕黨爲證以居爲暫居釋地辨證云新序雜事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收漁
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此闕黨正孔子所居卽
曲阜之闕里甚明寰宇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故魯
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而泗巽相調之東北
也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
步禮記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曾子子夏
皆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間正是闕黨矣
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爲異散文則通或問之
也問氏本兗州府志謂闕黨非闕里不足據

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釋文者注鄭曰玉與音餘

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

儀禮既

見其與先生竝

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注包曰先生成人也

竝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

集解○釋文不差初
佳反一音初賣反
也在其家無事則立
入不爲賓也闕黨之
容有如成人焉者故
賓之位以客禮自處
童子之德非求益之
速爲者哉四書紀聞
張童子序曰愈將進
益者非欲速成者是
亦以速成非美與注
疏同

借抱軒九經說曰禮
士冠而後容童子走
而不趨不爲人而
見先生從人而
命於孔子蓋其
將命於孔子蓋其
與夫子謂其居於
行踰節躡等損於
成人而已成人鳥
疏本不誤韓退之
章注疏成人而已
道使人謂童子求
速成非美與注疏
同

論語古注集箋卷七終